

# 孺子帝 3

重返权力巅峰

冰临神下

◎ 著

燕外借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孺子帝 3

重返权力巅峰

冰临神下

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孺子帝. 3 / 冰临神下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  
公司, 2018.6

ISBN 978-7-5596-2011-8

I. ①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082966号

孺子帝. 3

作 者: 冰临神下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Violet 刘珍珍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2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4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011-8

定价: 42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雪林 / 001
- 第二章 杨奉的选择 / 014
- 第三章 定计 / 027
- 第四章 读书人的立场 / 039
- 第五章 第四名争位者 / 051
- 第六章 虚能生实 / 063
- 第七章 受到鞭策的东海王 / 075
- 第八章 两虎 / 087
- 第九章 丢印 / 099
- 第十章 势变 / 111
- 第十一章 哪里好玩 / 123
- 第十二章 嫌疑与好处 / 135
- 第十三章 外面的威胁 / 148
- 第十四章 出城 / 160
- 第十五章 宫中的小君 / 174
- 第十六章 真中有假 / 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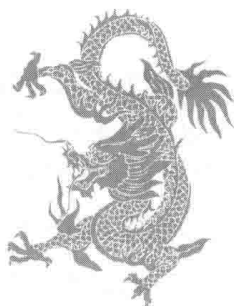
重返权力巅峰

重返权力巅峰

- 第十七章 太傅安心 / 200
- 第十八章 南门 / 213
- 第十九章 无眠之夜 / 226
- 第二十章 燃烧的军营 / 239
- 第二十一章 大势如水 / 251
- 第二十二章 逃宫 / 267
- 第二十三章 泥沼 / 280
- 第二十四章 宽赦 / 293
- 第二十五章 意外消息 / 306
- 第二十六章 习惯 / 322
- 第二十七章 洛阳城外 / 334
- 第二十八章 不可再退 / 347
- 第二十九章 放粮之难 / 359
- 第三十章 匈奴蠢动 / 372

## 第一章

### 雪林



孟娥小声说：“藏起来。”

韩孺子看了看，庙很小，实在没什么地方可藏，只有半扇门板还坚守在原处，他转到门后，贴墙站立。

对于如何夺回帝位，他心里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可他做不到料事如神，更没法将每一步都计算得妥妥当当，破庙、士兵等都不在他的预想之内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
京城里没人认识男装的孟娥，或许她真能将来者打发走。

孟娥退后几步，正好能看到门后的韩孺子，而走到她对面的人即使转身也只能看到破旧的门板。

马蹄声从门前经过，韩孺子刚有一点放心，突然想起，外面还有三匹驿马，来者不可能没注意到。

马蹄声迅速减弱，十余名士兵下马，踩着雪走来，韩孺子隔着门缝看到有一道身影闪进来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从哪儿来的？到哪儿去？”来者问道。

“我是神雄关士兵，去往京城送信。”孟娥回答，就连韩孺子也听不出这是一名女子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外面怎么有三匹马？”

杜穿云步行去查看地形，三匹马都留在了庙外。孟娥道：“换着骑。”

来者沉默了一小会儿：“一个人带三匹马，你送的是急信喽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离天黑还有一会儿，你不急着赶路，停在这儿干吗？”

解释了这个关键问题，或许能将来者劝走，韩孺子很想听听孟娥怎么说，结

果却出乎他的意料，更是将那名军官吓了一跳。

孟娥寻思了一会儿，大概是想不出合适的理由，她撩开长袍衣襟，将刀拔出来。

“你……你想干吗？”军官立刻后退，身影挡住了门缝，也将自己的刀拔出来，庙外的士兵纷纷跑来支援。

原来孟娥最终的解决手段就是动刀，她站的位置很巧妙，外面的人顶多同时进来三人，无法将她围住。

身为一名武功高手，孟娥完全合格，韩孺子相信她甚至想好了计划，要将十余名士兵全部杀死，可是作为一名掩护者，她实在失败。

韩孺子不能再躲了，大步从门后走出来，伸手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

军官又吓了一跳，几名士兵已经趁机进庙，呈扇形排列，个个手持腰刀，孟娥轻轻叹了口气，将刀收回鞘中，对她来说，最好的时机一瞬即逝。

官兵们稍稍放心，刀却没有收回，军官打量了几眼新冒出来的人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们在一起的，从神雄关出发，给京城送信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韩孺子不等对方问出口，直接回道：“我们送的不是公文，是一封私信，没想到白桥镇会有南军的兄弟把守，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在庙中暂留。”

军官将刀垂下：“给谁送私信？”

韩孺子面露难色：“这个……是左察御史萧大人的私信。”

“给谁？”

“只说送到府中，别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”

军官示意，庙里的五名士兵也将手中的刀垂下，但是仍不肯收回鞘中。

“既然是执行公务，你们紧张什么？过桥去吧，没人阻拦你们，南军驻守白桥镇，是为了提防周围的暴民，你们从神雄关一路赶来，遇见不少事吧？”

“唉，一言难尽，能安全走到这儿，全靠谨慎，还有几分运气，所以走到白桥镇，一看到人多，就有点害怕。”

“哈哈，官兵怕什么官兵啊？走吧，我送你们一程，就你们两位，没有第三位了？”

“还有一位在镇子里，待会儿能回来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，就不劳动诸位兄弟了。”

军官似乎被说服了，收起刀，庙内、庙外的士兵也都收起兵器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事了。你们不用害怕，到了这儿已算是天子脚下，有南军镇守，保你们平安无事，只管赶路就是。”

韩孺子长嘘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等同伴回来，我们立刻过桥，找家店住下，明天一早就能进京将信送到萧大人府中了。”

双方拱手，客气地告别，军官带人上马，沿着官道继续向前巡逻，但是有一名士兵掉转方向回白桥镇。

韩孺子目送士兵远去，转身对孟娥说：“他不相信我。”

“嗯。”孟娥话不多。

“把长袍留下，马匹也留下，咱们去找杜穿云。”

孟娥也不多问，脱下长袍放在香案上，韩孺子去外面拿来两顶头盔，压住长袍，等到天色再黑一点，从外面望去，很像是两个人并肩而坐。

“走吧。呃，你能找到杜穿云吗？”韩孺子能出主意，但是对跟踪就不在行了。

孟娥点点头，带头出庙，向树林深处走去，两人都穿着轻便的皮甲，负担倒是不重。

林地难行，韩孺子看着身后的脚印，叹道：“我要是会杜穿云的踏雪无痕就好了。”

杜穿云曾经在侯府里展示过踏雪无痕的轻功，虽然跑不出太远，可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。

“我背你。”孟娥说。

韩孺子马上摇头：“我只是随口说说，就算是杜穿云也会留下脚印。瞧，前面就是，反正很快天就要黑了……”

“你走得太慢，天黑以后我就没办法追踪了。”孟娥侧身。

韩孺子还是摇头，孟娥虽是男装，在他眼里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女子：“我加快脚步就是。”

孟娥扭头看着他，静静的目光里有一丝责备，好像在说，如此忸怩的一个人怎么能当皇帝？

“好吧。”韩孺子受不了这种监督似的目光，走到孟娥身后，伸手搭在她的肩上。

韩孺子的个头与孟娥差不多，体重也相差无几，孟娥双手一托，将他背起，小步向前跑去，既没有踏雪无痕，速度也不是很快，可是不久之后，孟娥显出了自己的本事，她在雪地中如履平地，地上虽留下脚印，却从来不会深陷进去，速度不快，却能一直保持，总能及时躲过横生的树枝。

阳光逐渐消退，杜穿云在地上留下的脚印时有时无，这时更难辨认了，孟娥却没有减速，她好像大致猜到了杜穿云前进的方向。



夜色降临，孟娥终于停下。韩孺子小声道：“我可以下来了。”

孟娥却没有放他下来，从喉咙里发出几声奇怪的鸟叫，停顿片刻，换个方向又叫了几声，第四次之后，远处传来了回应。

“咦，你和小杜事先商量好的吗？”韩孺子很是惊讶，孟娥与杜穿云并不熟，从神雄关一路走来，直到第三天，杜穿云才认出她是一名女子，虽然没多问，但是与她说话更少了。

“江湖上的玩意儿，大家都会。”孟娥解释得很简单，背着韩孺子继续前进。

天色已黑，她的速度明显放慢，与行走无异，偶尔还会停下模仿鸟叫声，回应声越来越近。

一段距离之后，孟娥小声说：“下来吧。”

韩孺子马上下来，“谢谢。”他说，知道孟娥这么做是不想让他在杜穿云面前丢脸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走出没多远，前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敢问阁下是何方英雄？”

韩孺子微微一惊，那声音有些苍老，明显不是杜穿云，他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孟娥突然退到他身边，顺手拔刀出鞘。

月上树梢，将雪地照出几分明亮，从附近的树后又走出两人，与对面的说话者正好呈三角之形，将两人包围。

终于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话了：“别误会，我是杜穿云，你们是……镇北将军和陈通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韩孺子马上回道。

孟娥收起刀。

三人跑过来，其中一人果然是杜穿云，最开始的说话者是他的爷爷杜摸天，还有一人韩孺子也认识，居然是厨子不要命。

“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

“你们是怎么遇到一块儿的？”

杜穿云与韩孺子同时发问。

韩孺子先回道：“我们遇上官兵，支走之后就一路找来了。”

杜穿云道：“我在河边找路，看到几串脚印比较奇怪，就一路跟踪，没想到碰到了爷爷，真是巧。”

杜摸天严肃地说：“这可不是巧合，为了拦截倦侯，有一批江湖人一直在河边逡巡，我和不要命在这里已经观察他们三天了。”

杜摸天向韩孺子点下头，对重逢没有任何表示，转向孟娥，上下打量一眼：

“阁下叫陈通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阁下从何处学会的杜门口技？”

原来那种鸟叫声并非江湖上通行的技巧，而是杜门独有，孟娥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听过几次，就学会了。”

杜摸天一愣，随后笑道：“阁下好本事，老杜行走江湖几十年，居然没听说过阁下大名，实在是孤陋寡闻。”

“江湖广大，偶尔有不认识的人也很正常。”

杜穿云凑近爷爷，小声提醒：“爷爷，她是……”

杜摸天抬手制止孙子说下去，他是老江湖，心中疑惑再多，也知道适可而止，转向韩孺子，笑道：“我们三人正在迎接倦侯，能在这里遇见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杜穿云也很高兴，他只觉得“陈通”有点怪异，却没多少疑问：“走吧，爷爷和不要命找到一条路，能避开那些讨厌的江湖人。”

杜氏爷孙领路，韩孺子、孟娥紧跟，不要命殿后，见到倦侯之后，他一句话也没说过。

没有孟娥帮忙，韩孺子走路有些艰难，只能勉强跟上。

他们所在的位置离河不远，可是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，花了将近两个时辰才在一处偏僻的地方过河。

过河不久，不要命走到韩孺子身边，小声说：“躲过南军就好，倦侯先不要进京，杨奉要见你一面。”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韩孺子早已习惯居无定所，可在睁眼的一刹那，他还是悚然心惊，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，腾地坐起来，片刻之后才完全清醒，心跳由狂暴逐渐恢复正常。

床边有一套整齐的新袍，韩孺子穿好之后走出房间。现在已经是下午，阳光照在白皑皑的雪地上，极为刺眼。韩孺子以手遮目，等了一会儿才适应过来。

五间屋子散落在河岸上，横七竖八，看不出任何规划，周围也没有院墙。韩孺子等人昨晚从下游很远的地方过河，绕行至此处，韩孺子当时没有注意附近的冻河，现在才觉得奇怪：走了这么久，居然仍停在河边，南军士兵想找到他岂不是轻而易举？

雪地铲出了一条小路，直通河边，韩孺子信步而行，远远地看见河床上有一名陌生老者正在垂钓。

韩孺子走过去，老者认真地盯着破开的冰窟窿，指了指身边的一根长竹竿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帮帮忙。”

韩孺子拿起竹竿，在椭圆形的冰窟窿上轻轻捅了几下，浮冰尽碎，然后掉转

竹竿，用另一头的网兜捞出冰碴。

老者对面有一张折凳，韩孺子坐上去，看了一会儿钓鱼，抬头打量老者，老者虽须发皆白，脸上的皮肤却很光滑，让人猜不出年龄。

老者突然起竿，另一只手抓住渔线，末端钩着一条尺余长的大鱼，鱼身摇摆，不是很激烈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里，连死亡都被冻得不那么可怕了。

老者将鱼扔进旁边的木桶里，笑道：“你带来了好运气，今晚有鱼吃了，希望你能坚持一会儿。”

韩孺子的确有点饿了，还是笑道：“受得了。敢问老丈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在钓鱼，就叫渔翁吧。”

对方不愿透露真实名姓，韩孺子也不强求，拱手道：“多谢渔翁前辈收留我等，我的那些同伴呢？”

“有的走，有的留。”渔翁的话像是敷衍，又像是有所指，停顿片刻，他转移了话题，“你在冬天钓过鱼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韩孺子从来没钓过鱼。

渔翁重新上饵：“冰钓很有意思，从中能够领悟到一些道理。”

他没说道理是什么，韩孺子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道：“耐心等待方有收获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你说的是条道理，我领悟到的是一定要穿多棉衣。”

韩孺子也笑了，外面的确很冷，还好风不是很大，他能受得了，可他不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谈话，等了一会儿，直接问道：“据说有江湖人沿河巡视，他们找不到这里吗？”

“能，今天早晨来过一批。”渔翁将鱼竿放在架子上，抬头道，“但他们不会过河，这是约定，你现在非常安全。”

“约定？什么约定？”

渔翁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倦侯不关心京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关心，可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无妨，我随便说说，倦侯自己判断准确与否，也可以日后再做打听。”

韩孺子越来越觉得诡异，可杜摸天和不要命将他送到这里，显然对渔翁非常信任，他没必要非得刨根问底，于是道：“有劳渔翁。”

“冠军侯最早回京，已经取得不少宗室子弟以及朝中大臣的支持，尤其是宰相殷无害。殷无害位极人臣，按理说应该无欲无求了，可他当年给前太子当过师父，对前太子被废耿耿于怀，因此一心想要将太子遗孤送上宝座，他的心情，倦侯可以理解吧？”

“嗯，理解。”

“太傅崔宏消息灵通，反应也很快，虽然本人没有回京，但是暗中布局已久，取得不少勋贵世家的支持，能与冠军侯、殷无害分庭抗礼。”

“崔太傅又要抛弃东海王了？”韩孺子问道，崔宏布局已久，东海王却一无所知，因为一次意外才被迫逃回京城，一点儿也不像是在与舅舅配合。

“崔太傅的真实想法没人知道，总之他一直与冠军侯保持联系，可东海王远道而归，他也很高兴，立刻派兵将外甥送入京城，既是保护安全，也是耀武扬威，让众人明白，帝位之争还没有结束。”

“皇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韩孺子对这件事最为关心。

渔翁盯着水面看了一会儿，确认没有鱼上钩之后，他说：“皇帝得了重病，已是奄奄一息，随时都有可能驾崩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十位御医倒有十一种诊断，总之是种怪病，皇帝年纪轻轻，却吃不下去饭食，每餐必吐，如今已是骨瘦如柴，躺在床上，很久没起来了。”

韩孺子印象中的皇帝还是那个胖乎乎的八九岁孩子：“太后呢？”

“太后也染上疾病，状况比皇帝要好些，时好时坏。”

“宫里已经两个月不肯批复任何奏章了吧，为什么？”

“皇帝久治不愈，太后明白，帝位争夺又要开始了，可是今非昔比，大楚内忧外患不断，她不能再从宗室子弟中随意选择年幼者继位了。所以，她想出一个办法。”

渔翁又看了一眼水面。

韩孺子有一种感觉，渔翁对太后比对冠军侯更熟悉。

“太后想出的办法就是诸子争位，强者登基，以挽救大楚江山。”

“嗯？”韩孺子吃了一惊。

“当然不能公开争位，那样的话太失体统，得由太后制定规矩，由她亲自监督，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不肯批复奏章，一是皇帝病重，她自己也不舒服；二是防止被人利用，奏章是大臣的武器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影响到朝堂格局，以致诸子争位时不够公平。”

韩孺子没能完全掩饰住心中的愤怒：“朝廷迟迟没有旨意，边疆差点儿因此失守。”

“可朝廷一旦颁旨，倦侯很可能命丧塞外，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韩孺子微微一愣，的确，朝廷当初若是对匈奴人的到来立刻做出反应，所任命的大将绝不可能是镇北将军，有圣旨在，他也没机会夺印、夺权、夺兵。

“当然，太后并不是想要保住谁，只是不愿被人利用。如果匈奴大军真的攻

到塞下，她也只能颁布旨意了。”

韩孺子轻轻摇头，宫中不知边疆危险，面对强敌居然如此儿戏。很快，他开始感到疑惑：这不像太后的为人，她最在乎的是权力，可她听政期间，颇受大臣好评，不像是胡作非为之人。

拒做批复、诸子争位，这都不像是太后的风格，韩孺子盯着渔翁：“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钓鱼者。”

“不不，你有名字，而且是我听说过的名字，你现在不愿意说，可我早晚会知道，何必隐瞒这一时呢？”

渔翁再次起竿，这回钓起的鱼个头小些，他仍然很满意，笑呵呵地将收获放入桶中，拿起带网的竹竿，将冰窟窿上的一层浮冰敲碎、捞出来，然后上饵，继续垂钓。

“我用过的名字太多，有时候不知道该用哪一个才好。”

韩孺子腾地站起身：“阁下是淳于泉？”

渔翁点点头：“这的确是我用过的名字，倦侯喜欢，我就叫淳于泉吧。”

韩孺子惊讶万分，盯着老者看了好一会儿，这就是淳于泉，望气者的首领？他不应该一露面就遭抓捕，甚至立即斩首吗？

韩孺子慢慢坐下：“你劝服了太后？”

他终于明白那些稀奇古怪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，只是还没有明白，太后怎么会被一名望气者说服。

“是太后自己想明白了，她需要我们这样的人。”

据说淳于泉已经是太监，可他颌下的胡须垂到胸口，还很茂盛。据说淳于泉左眉中有一颗红痣，韩孺子却没看到，只有身材高大、须发皆白这两项与传言完全符合，他的事情总是真真假假。

“望气者已经有能力干涉帝位继承了，恭喜。”

“顺势而为，这只是顺势而为。倦侯不关心争位的规矩吗？再晚回来几天，倦侯就将失去这次机会，所以你很幸运，但是与冠军侯、东海王相比，你现在的确实不占优势。”

这就是夫人崔小君接连催促他回京的原因，她大概了解到宫内的一些内情。

韩孺子从小到大受过不少羞辱，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令他恼怒，可他笑了：“抱歉，请淳于先生继续。”

“没关系，只要还有鱼肯上钩，就不算浪费时间。”淳于泉将鱼竿在架子上摆好，“规则倒也简单，第一，京畿之内不准动武。”

“崔太傅不是派军队将东海王送入京城了吗？”

“只是一支小小的军队，不到三百人，而且我说过，那是耀武扬威，不算动武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。”

淳于泉笑了笑：“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规则，争位者可以使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手段去争取朝中大臣的支持，最后，谁的支持者最多，谁就是下一位皇帝，公平吧？”

韩孺子问道：“这个‘最后’，是指什么时候？”

“难说，总不能当今圣上还活着，就选出新帝，对吧？”

韩孺子突然间不想跟淳于泉交谈了，他甚至连此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淳于泉都不能肯定，可这名望气者的本事，明显比林坤山高出一大截。

韩孺子再次起身，也不告辞，大步向岸上走去。

“倦侯，不要浪费你的运气！”淳于泉大声说。

韩孺子仍不接话，他想找到孟娥，立刻离开这里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孟娥也信任望气者，将他一个人留下。

远处驶来一匹马，韩孺子望了一会儿，心中稍安。

杨奉如约而至，就他一个人。不久之后，他来到韩孺子面前，跳下马，带来一股寒气，韩孺子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韩孺子问，觉得自己不用多做解释，杨奉就能明白他的全部意思。

“太后疯了。”杨奉说。

屋子里香烟缭绕，大楚皇太后威严地说：“跪下。”

年轻男子立刻依言跪下。

太后前行两步，伸出手臂，指尖离架子上的旧衣裳只有两三寸远，触手可及，却像是碰到了不可见的障碍，停在那里：“这就是太祖衣冠。”太后语气略缓，带有一丝痴迷，“人死了，鬼魂仍在，帝王升天之后则将成仙成神，无时无刻不在照看后代子孙，等你升天之后，也将位列众神，而我……而我在天上只是一名卑微的仆人。”

“太后母仪天下，即使在天上也会与历代帝王并列为神。”年轻男子小心地回答。

“你不明白，太后是可以被废掉的，只要……只要皇帝一句话……”太后脸上的威严消失了，换之以惊恐不安，她的目光转向衣冠架上的宝剑，突然间不寒

而栗，缓步退后，垂下手臂，跪在另一个蒲团上，低声祈祷了一会儿。

太后扭头看向年轻男子：“到了天上，你会站在母后一边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太后脸上露出欣喜与怜爱的神情：“我就知道能够依靠你，我所做的一切……一切都是为了你……你的父皇……不，不说他，你只要记得，升天之后要为我辩解，你是皇帝，你将成神，你说的话没人能够反驳，就算是其他帝王，就算是你的父皇，也不能反驳。”

“当然。”跪在旁边的年轻男子尽量少说话。

太后站起身，神情又变得威严：“很快你就要亲政了，掌握帝王之术了吗？”

“尚需太后多多教诲。”

“嗯，跟我来，不要打扰太祖。”

年轻男子起身，跟随太后走出衣冠室。

外面的庭院里站着两名女子，太后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，脸上显出几分怒容，却又无可奈何：“桓帝如愿了，他的女人都在这里，他还能说我善妒心狠吗？”

“太后贞淑娴静，为天下女子之楷模，纵然桓帝重生，也说不出一个‘不’字。”崔太妃微笑道。

“妖气，你们身上有妖气。”太后指着两名女子，“就站在这里，不准乱走乱动，让太祖压压妖气。”

“是，太后。”两人同时恭敬地回道。

太后带着年轻男子走进偏殿，那是一间小屋子，平时可供来者休息，如今成为临时教室。

年轻男子看了看两女，不太情愿地跟在太后身后进入偏殿。

王美人小声道：“你何必多说那一句？她虽然有点糊涂，可是能听出你的讥讽。”

崔太妃微微一笑：“那又能怎样？她把我接进宫，不就是为了在先帝面前求一个心安理得吗？她早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，我又何必假装呢？”

崔太妃收起笑容：“太后的心已经坏掉了，即使人疯了，也还是一肚子坏水，居然让我跟你站在一起，她这是故意的，自作聪明，不只骗人，还要骗鬼。”

王美人是丫鬟出身，并不将崔太妃的话放在心上：“别忘了，咱们就是要用太后骗人骗鬼骗神。”

崔太妃盯着王美人，突然笑靥如花：“妹妹说得对，大楚江山握在这个疯女人手里，咱们得保证能平稳过渡给真正的大楚皇帝。”

偏殿门开，年轻男子匆匆走出来，左右看了看，来到崔太妃和王美人面前，

低声道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被抄家灭族的死罪？”

王美人没吱声。崔太妃笑道：“上官盛，太后是你的姑母，迎合她、为她治病，是你做晚辈的一份孝心，何来死罪之说？”

“我在冒充思帝！”上官盛大为恼怒，声音变得尖细，却不敢提高，害怕被太后听到。

王美人道：“不对，你没有冒充思帝，从头到脚你都是皇宫宿卫的装扮，没自称‘朕’、没碰过宝玺，怎么算是冒充呢？你只是……跟那间屋子里的衣冠一样，太后在衣冠里感受到了太祖，在你身上看到了思帝，这不叫冒充……”

“你是另一副衣冠，上官盛，最后你会有衣冠的功劳和衣冠的待遇。”崔太妃抢着说道。

崔太妃的话里总是带着一分讥讽，上官盛面色微沉：“我可是扛着身家性命配合你们。”

“无论我们两人谁的儿子日后登基，都会记得上官家的功劳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属于桓帝一系，是自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冠军侯不是。”崔太妃说。

上官盛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抱怨几句之后，还是得继续充当“衣冠”，转身回到偏殿里。

崔太妃看着上官盛的背影：“上官家的聪明才智都长在太后一个人身上了？”

王美人保持沉默，所谓言多必失，她不愿无谓地讥讽任何人。

但是在崔太妃面前，言少也是一种过失，她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：“轮也该轮到我儿子了。”

偏殿里，太后端坐，严肃地问道：“斥责过那两个贱人了？”

“是，太后，狠狠地斥责了。”上官盛顺着说道。

“嗯，记住了，这也是帝王之术，提拔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打压他，让他惶惑不安、让他感恩戴德、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，就是不能让他骄傲，臣子的骄傲会腐蚀皇帝的权力。”

“记住了。”上官盛说，心里却在纳闷，太后究竟疯到了什么程度，自己比思帝年长几岁，容貌也不怎么相似，居然会被太后当成亲生儿子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
在太后眼里，这些明显的破绽一个都不存在，她继续道：“帝王得学会分门别类，万不可将臣子看成同一伙人，帝王的权力能够无中生有：你将不同派别的人当成同一伙人，这些人即使彼此间有深仇大恨，早晚也会如你所‘看’，变成盟友；反之，只要你坚持将同一伙人当成不同派别，他们早晚也会分崩离析。”



上官盛点头。

太后说到了兴头上，眼中更是只有思帝一个人：“勋贵是同一种人，对皇帝来说却有亲疏远近，这就是分门别类；军队是同一种人，所以要分成南军、北军、边军、宿卫军……”

太后突然停下，像是想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呆了片刻，她突然用极其严厉的语气问：“宿卫军扩充得怎么样了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上官盛扑通跪下，冷汗直流，前一任宿卫中郎将是他的伯父上官虚，随大将军韩星前往边疆，一直未归，不久之后，上官盛继任此职，半年来做一件事，淘汰冗员，充实精兵。

上官盛做得不错，可太后突然问起，让他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为太后清醒过来，那可是一场灾难，就算他是太后的外甥，也难逃一死。

太后却露出微笑：“我儿无须害怕，我已布置得妥妥当当，少则一年，多则三年，新的宿卫军就能成形，不仅能够守卫皇宫，还能保护整座京城，南、北军在边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即使匈奴人被消灭，还有各地暴乱，让他们逐郡清剿吧。然后我会重赏南、北军将领，让他们都当大官，驻扎在不同的地方，互相竞争、互相提防。到时候，新宿卫军可不战而胜，保大楚江山至少三十年平安无事。”

“是。”上官盛颤声回道，没敢说南军已经回到京畿界外，北军正在南归。

“还有大臣，大臣最麻烦，军队的威胁摆在明面上，你只要小心一些，别将兵权过于集中在某人或者某部司手中，总能解决，大臣擅长的却是拐弯抹角、以柔克刚，对他们分门别类的时候，不能太简单。他们太聪明，也太狡猾，有时候会故意分成几个派别，在皇帝面前假装竞争，最后却总能双方受益，损失的只是皇帝。”

太后陷入沉思，上官盛跪在地上不敢吱声。

“臣子的骄傲是对皇帝的威胁，可大臣的骄傲根深蒂固，所以，对付大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骄傲用在彼此身上，让他们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对方：官瞧不起吏，科考之官瞧不起荫袭之官，三朝元老瞧不起本朝重臣，文官瞧不起武将，老人瞧不起年轻人……还有什么？”

上官盛无言以对，正好门外传来王美人的声音：“老神仙来了。”

太后面露喜色：“快请。”然后对上官盛道，“你年纪还小，不适合见神仙，先退下，明天我继续教你帝王之术。”

“是，太后。”上官盛起身，退出偏殿，恨不得拔腿就跑，却没有这个胆子，强作镇定，目光故意避开崔太妃和王美人，匆匆走出院子，在外面与一队宿卫士兵会合，心中稍安。